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

*Ernest Hemingway*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  
短篇小说选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张焯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 —

*Ernest Hemingway*

#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张焱恒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美)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陈良廷,刘文澜,张炽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

(海明威作品精选系列)  
ISBN 978-7-5321-6557-5

I. ①海… II. ①欧… ②陈… ③刘… ④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787 号

Ernest Hemingway

## THE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责任编辑:秦 静  
特约策划:邱小群 刘佳俊  
封面绘图: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陈良廷 刘文澜 张炽恒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70,000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557-5/I·5222 定价:39.00 元

# 目 录

乞力马扎罗的雪	1
白象似的群山	32
印第安人营地	39
杀手	45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58
在密歇根州北部	64
雨里的猫	70
在异乡	75
在土麦那码头上	81
医生夫妇	84
三天大风	89
拳击家	102
禁捕季节	113
越野滑雪	121
祖国对你说什么？	128
简单的调查	140
十个印第安人	144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151
追车比赛	157

陈腐的故事	163
暴风劫	166
世上的光	172
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181
等了一整天	186
一篇有关死者的博物学论著	190
怀俄明葡萄酒	200

## 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积雪覆盖的大山，海拔一万九千七百一十英尺，据说是非洲的最高山脉。它的西高峰名叫马塞人<sup>①</sup>的“恩阿吉—恩阿伊”，意思是神的殿堂。靠近西高峰的地方，有一具豹子的冻尸。那么高的海拔，豹子上来是为了寻找什么，尚未有人作出过解释。

“不可思议的是，这地方居然不痛，”他说，“一开始就是这样，没有疼痛感。”

“真的么？”

“千真万确。非常抱歉，这味儿肯定把你熏坏啦。”

“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瞧它们，”他说，“到底是这里的景象还是气味引它们过来的呢？”

帆布床摆放在一棵含羞草树的一大片树荫里，男子躺在床上，目光越过树荫，望着阳光耀眼的旷野。

---

<sup>①</sup> 马塞族是东非的著名部落，马塞族人服饰鲜艳，性格粗放。

那边地上蹲着三只可憎的大鸟，天上还有十几只在滑翔，它们从上空经过时，投下一片片飞掠的影子。

“从卡车抛锚那天起，它们就在那儿了，”他说，“今天第一次撞见有落到地上的。先前我还仔细观察它们的飞翔习性，想万一哪天写小说时可以用上。现在看来真好笑。”

“我不希望你真写。”她说。

“我只是说说，”他说，“说说话觉得人松快多了。不过我不希望话多让你心烦。”

“说话不让我心烦，”她说，“我是因为自己没用才焦躁不安的。我想呀，我们不妨放轻松些，等到来飞机。”

“或者等到没飞机来的时候。”

“请告诉我，我能做些什么。总有什么事我有能力做的。”

“你可以帮我截掉这条腿，那也许可以阻止蔓延，不过我怀疑不一定管用。不如你给我一枪。如今你已经是个好射手啦。我教过你射击，对不对？”

“求你别说这样的话。我读点东西给你听好吗？”

“读什么呢？”

“从那本书里随便挑一段我们没读过的。”

“我听不进去哟，”他说，“还是说说话最松快。我们吵吵嘴，时间就过得快了。”

“我不吵嘴。我从来都不想吵嘴。今后我们不要再吵嘴啦。不管我们变得多么焦躁不安。也许今天他们会开着另一辆卡车回来。也许飞机会来。”

“我不想挪动，”他说，“现在换地方已经没意义了，顶多让你心里面感觉松快些。”

“这是懦夫说的话。”

“你就不能不要骂人，让一个男人死得尽量舒服些么？丁铃当唧折腾我一番有什么用？”

“你不会死的。”

“别傻了。现在我就已经离死不远啦。不信你问问那些杂种。”他向那几只齜龇的大鸟栖息的地方望去，它们的秃脑袋藏进了蓬起的羽毛里。第四只鸟滑翔着落了下来，先快步奔跑了一段距离，然后摇摇摆摆慢悠悠地向同伴们走去。

“每个营地周围都有它们。你从来不注意而已。你只要不放弃，就不会死。”

“你从哪儿读到这些废话的？你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你就想想其他的人吧。”

“看在基督的分上，”他说，“说这话的行家是我。”

接着他躺下来，安静了一会儿，目光越过微光闪烁的烘热的旷野，眺望着灌木丛的边缘。在黄色的背景上，几只野羊<sup>①</sup>显得一点点小，白白的。远处，他看见有一群斑马，在绿色的灌木丛映衬下呈白色。这是一块令人愉悦的营地，依山搭建，有大树遮荫，清水相傍，附近还有一眼差不多已干涸的水穴，每天清晨有沙鸡在它周围飞来飞去。

“我读书给你听好么？”她问。她坐在帆布床旁边的一张帆布椅子  
里：“一阵微风吹来喽。”

“不了，谢谢。”

“也许卡车会来。”

“我才不在乎那辆卡车呢。”

---

① 原文 Tommies，是人名 Tommy 的复数，应是猎手对某种动物的昵称，作者海明威善猎。综合考虑下来，姑译作野羊。



“我在乎。”

“好多我不在乎的东西你都在乎。”

“不是太多啊，哈里。”

“喝一杯怎样？”

“那应该是对你有坏处的。布莱克的书里说，忌一切含酒精的饮料。你不要再喝酒啦。”

“莫洛！”他喊道。

“是，先生。”

“拿威士忌苏打来。”

“是，先生。”

“你不该喝，”她说，“我说你放弃，就是这个意思。书上说酒精对你有害处。我知道它对你有害处。”

“不，”他说，“它对我有好处。”

看来一切就这样终结了，他心想。看来他永远不再有机会给事情一个完满的结局。看来事情就以这种方式，在一杯酒引起的争吵中终结了。

自从右腿开始坏疽，他就不再感到疼痛，恐惧也随着疼痛离他而去。现在他心中只剩下一种极其疲惫和愤怒的感觉：居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对于正在来临的结局本身，他并没有什么好奇心。多年来结局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现在结局本身却没有任何意义。真奇怪，一旦疲惫透了，达到这种状态是多么轻而易举。

有些东西他一直攒着没写，原想等思路足够清楚了再写，写好些，现在永远不会写出来了。嗯，这样也好，不必品尝写作失败的苦果。也许那些东西是永远写不好的，那正是你一再拖延，迟迟不动笔的原因。算啦，现在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真希望我们根本就沒上这儿来。”女人说。她咬住嘴唇，望着他

手里的酒杯：“在巴黎你决不会出这种事。你一直说你爱巴黎。我们原本可以待在巴黎的，要不随便去哪儿都行。去哪儿我都愿意。我说过不管什么地方你想去我都跟着。你想打猎，我们可以去匈牙利呀，在那儿舒舒服服地打猎就是了。”

“你那些该死的钱。”他说。

“这么说不公平，”她说，“那些钱你我一向是不分的。我丢下一切，无论你想去哪儿我都跟着，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照做，可我真希望我们根本就沒上这儿来。”

“你说你爱这儿的。”

“那是你好好儿的时候，可现在我恨这块地方。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一定要让你的腿出这种事。我们作了什么孽，非得让我们遇上这种事？”

“我作的孽大概就是，起先刚刮破的时候忘了上碘酒，随后又没把事情放在心上，因为我从来不感染的。到后来，情况恶化了，又碰上其他杀菌剂用完，就用弱效的石炭酸溶液消毒，可能因此造成了毛细血管麻痹，引起坏疽。”他望着她，“还有什么呢？”

“我不是指这个。”

“假如我们雇了好技工，而不是一个技术半生不熟的吉库尤人<sup>①</sup>司机，他就会检查一下机油，不至于把卡车轴承烧坏。”

“我不是指这个。”

“要是你没有离开自己那帮人，在该死的老韦斯特伯里、萨拉托加和棕榈滩<sup>②</sup>的那些熟人，同我交往……”

“嗨，我是爱你呀。你这样说不公平。我现在也爱你。我会永远

---

① 吉库尤人是非洲班图族的一支，肯尼亚最大的民族。

② 韦斯特伯里是美国的一个镇子，萨拉托加是美国的一个县，棕榈滩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著名的富人聚居区。

爱你。你不爱我么？”

“不，”男人说，“我不觉得我爱你。我从来没爱过你。”

“哈里，你在说些什么呀？你神志不清楚了吧。”

“不。我已经没有神志可以不清楚了。”

“别再喝那个啦，”她说，“亲爱的，求你别再喝那个啦。我们得努力，凡是能做的，都试一下。”

“你去努力吧，”他说，“我累啦。”

此刻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卡拉加奇<sup>①</sup>的一个火车站。他背着背包站在月台边，正是辛普伦-奥芬特号列车前灯的光柱划破黑暗的那一刻，他刚撤退下来，正准备离开色雷斯<sup>②</sup>。这是他留待将来写进小说里的一幕。还有一段情节：早晨用早餐的时候，他向窗外眺望，望着保加利亚群山上的雪，南森的秘书问老头是不是雪，老头望着雪说：不，那不是雪。早着呢，还没到下雪的时候。秘书把他的话传给别的姑娘们听：不，你们看，那不是雪。于是她们都说：不是雪，我们弄错了。可明明那就是雪。等到他进行人口交换<sup>③</sup>时，他将她们转送到山里去了。她们进山时脚下踩的是雪，最后她们死在了那年冬天。

那一年，在高厄塔尔<sup>④</sup>山上，整个圣诞周也是在下雪。那一年他们住在伐木人的小屋里，那口方形大瓷灶占据了半间屋子。那个逃兵跑进来的时候，他们正睡在山毛榉树叶填塞的床垫上，

---

① 土耳其的一座城市，靠近死海。

② 爱琴海北岸一处著名地区，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英雄斯巴达克斯即色雷斯人。现色雷斯地区分属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

③ 这种行动在两个种族杂居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以同种族聚居为目的，例如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就进行过人口交换。

④ 奥地利境内一处山脉。

他脚上沾着雪，在出血。他说宪兵紧追过来了。他们给了他一双羊毛袜，缠住宪兵们聊天，直到雪花盖住他的足迹。

在希伦茨<sup>①</sup>，圣诞节那一天，雪是那么的亮，你从葡萄酒吧望出去，看着人们一个个从教堂回家时，甚至都觉得雪光刺痛眼睛。他们就是从那儿开始，走上那条被雪车磨得哧溜滑的尿黄色道路的；路的一旁是河，另一边是松林覆盖的陡峭山峦，他们肩上扛着沉重的滑雪板。他们就是从那儿开始，从“梅德纳尔之家”上方那条冰河上滑下来的。雪看上去像糕饼上的糖霜一样滑，像粉末一样轻；他记得冲下去速度那么快，使滑行变得悄无声息，人如一只倏然飞坠的鸟儿。

那一回他们遇上了暴风雪，被困在“梅德纳尔之家”一个礼拜。他们点着马灯，在烟雾弥漫中玩牌。伦特先生输得越多，注下得越大，最后输了个精光。他的一切：滑雪学校的钱，那年冬季的盈利，然后是他的本金。伦特先生和他的长鼻子此刻依然在他眼前：他看见他摸起一张牌，掀开看一眼，说：“不跟。”那段时间总是有赌局。不下雪的时候赌，雪下得太大时还是赌。他回想着一生中消耗在赌博上的所有时光。

不过此事他一行字也没有写。另一件事他也没有写：在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圣诞节，平原另一边的群山显露出来了，巴克飞过前线去轰炸奥地利军官的休假列车；那些军官四散奔逃的时候，巴克用机枪扫射他们。他记得后来巴克走进餐厅，讲述事情的经过。餐厅里变得鸦雀无声，然后有人说了一句：“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杂种！”

后来同他一起滑雪的奥地利人，正是当时他们去杀的那一帮

---

① 位于欧洲小公国列支敦士登境内。

人。不，不是同一帮人。那年同他一起滑雪一整年的奥地利人汉斯，一直住在“皇帝·猎人”客栈，有一回他们一同去锯木厂上面的小溪谷猎兔子时，聊起过帕苏比奥之战<sup>①</sup>，还有进攻波蒂卡拉和阿萨洛的战斗。那些战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写。蒙特科罗纳、塞特科姆尼和阿尔西罗的战事<sup>②</sup>，他也没有写。

他在福拉尔贝格<sup>③</sup>和阿尔贝格山<sup>④</sup>住过几个冬天？四个。这时他记起了那个有狐狸要卖的人，当时他们步行进入了布卢登茨<sup>⑤</sup>，那一回是去买礼物。他记起了上等樱桃酒的樱桃核仁味儿，在结了硬壳的雪地上快速滑行扬起的雪粉：一边唱着“嗨！嚯！罗利说！”一边冲下最后一段坡道，来到陡直段，直飞而下，然后拐三个弯儿滑过果园，出来后越过那道沟，来到酒吧后面那条结了冰的路上。敲一敲，松开缚带；甩一下，取下滑雪板，靠放在酒吧的木板墙根。灯光泻出窗外，窗户里烟雾腾腾，弥漫着新酒的温暖气息，有人在拉手风琴。

“在巴黎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哪家酒店？”他问女人。她坐在他身边的帆布椅子上，此刻，在非洲。

“住在克利翁<sup>⑥</sup>。你知道的呀。”

“我怎么会知道？”

“我们每一回都住那儿的呀。”

“不，不是每一回。”

---

① 帕苏比奥是意大利的一座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奥地利军队和意大利军队曾在此交战。

② 这里提到的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事。

③ 奥地利最西部的州。

④ 阿尔卑斯山脉北端山峰，滑雪胜地，位于奥地利西部。

⑤ 奥地利的一个县，西邻列支敦士登，南邻瑞士，旅游胜地。

⑥ 超级豪华酒店，其前身是宫殿。

“我们住那儿，也住过圣日耳曼大街的亨利四世凉亭<sup>①</sup>。你说你爱那个地方。”

“爱就是一堆粪，”哈里说，“我就是那只站到粪堆上去打鸣的公鸡。”

“假如你非走不可的话，”她说，“非得把你身后的一切都消灭掉不行么？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把每一样东西都带走么？非得杀了你的马和你的妻子，烧掉你的马鞍和盔甲？”

“没错，”他说，“你那些该死的钱就是我的盔甲。我的剑和盔甲。”

“别这样。”

“好吧。我不说了。我并不想伤害你。”

“现在稍微有些迟了。”

“那好。我就来继续伤害你。这样有趣多了。唯一一件我真正想和你一起做的事，现在我没本事做了。”

“不，这话不对。你喜欢做的事很多，你想做的每一件事我都和你一起做过。”

“哦，看在基督的分上别再吹牛了，行么？”

他望着她，看见她哭了起来。

“听我说，”他说，“你觉得我这样做很开心么？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要这样。想来，这可能是为了求生而杀伐吧。我们刚开始聊时我还是好好的。我并不是故意要开这样一个头，这会儿我疯疯癫癫像个大傻瓜一样，对你能多残忍就多残忍。我说过话你别放在心上，亲爱的。我爱你，真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任何人。”那一套他赖以说惯了的说谎话顺口就溜了出来。

---

<sup>①</sup> 豪华酒店。其前身是皇家古堡。

“你对我挺好的。”

“你这个贱女人，”他说，“你这个有钱的贱女人。那是诗。现在我满肚子都是诗。腐烂和诗。腐烂的诗。”

“别说了，哈里，你干吗现在非得变得跟个魔鬼似的？”

“我不愿留下任何东西，”男人说，“我不愿身后留下任何东西。”

已是黄昏时分，刚才他睡着了。太阳沉到了山后边，整片平原上纵贯着一道阴影。营地附近有些小动物们在觅食，它们的头很快地一起一落，尾巴不断地摇来摇去。他望着它们，这会儿它们跟那片灌木丛保持着相当长的一段距离。那些大鸟已经不再待在地面上干等，它们全都沉甸甸地栖在一棵大树上。它们的数目又增加了不少。他的贴身男仆坐在床边。

“太太去打猎了，”男仆说，“先生有什么需要么？”

“没有。”

她去猎杀动物了，弄点肉回来。她知道他喜欢看着她狩猎，所以她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样就不会惊扰到他目力所能及的这一小片旷野。她总是那么体贴人，他心想。凡是她懂得的事情，在书上读到过或听人说过的事情，她都考虑得很周到。

并不是她的错。来到她身边的时候，他已经完蛋了。一个女人怎么可能知道你说出来的话并非真心实意，只是出于习惯，为了让人听了舒服呢？自从他说话不再当真以后，较之于过去说实诚话，他的谎话更能骗得女人的欢心了。

他撒谎并不全是因为没有真话可说。他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生活，但它已经结束，然后，他又继续活下去，但交往的人不同了，钱多了，待的是以前那些地方里最好的，还多了几处新地方。

不去想，那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你有一副好内脏，身体没有

那样子垮掉，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那样垮掉的；你抱定一种态度：既然已经干不了从前常做的工作了，那就不去管它。可是在你的内心里，你对自己说，你要写这些人，写这些非常有钱的人；你对自己说，你其实同他们并不是一类人，而只是他们的国度里的一个窥视者；你对自己说，你会离开这个国度，写这个国度，而且将是仅此一回，由一个了解自己在写什么的人来写这个国度。但是他永远不会写了，因为日复一日，他不写作，生活安逸舒适，做着自己所蔑视的那种人，才华磨钝了，工作的意志变软弱了，于是，他终于彻底不工作了。在他不工作的时候，他现在交往的那些人全都感到舒服许多。非洲曾是他在一生中的黄金岁月里最让他感到快乐的地方，所以他跑了出来，想从这儿重新开始。这次狩猎旅行，他们是以最低限度的舒适为准来安排的。没有艰苦可言，但也不算奢华。他曾经以为，这样一来，他就能重新训练，回到良好的状态。他以为这样能在某种程度上除去一些心灵上的脂肪，类似于拳击手去山里面干活和训练，去消耗掉身体里的脂肪一样。

她曾经很喜欢这次旅行。她说她爱这一趟非洲之旅。凡是令人兴奋的出行，能换换环境，认识些新的人，遇见一些令人愉快的事物，她都爱。他也曾经有过工作的意志力在恢复的幻觉。如果就这样走到结局，他也不必变得像一种蛇那样，因为脊背被打断就咬自己。他知道，结局就这样了。并不是这个女人的错。不是她，也会是另外一个女人。如果靠说谎活着，就应该试试说着谎话死去。他听到小山另一边传来一声枪响。

她枪打得非常之好，这个有钱的贱女人，他的才华的温存的呵护者和毁坏者。胡扯。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的才华。怎么能怪到这个女人头上呢，就因为她给了他安逸的日子？他的才华是他自己毁掉的：由于他把它荒废了；由于他背叛了自己，背叛了自己的信念；由于他纵



饮无度，磨钝了感觉；由于他懒散怠惰，傲慢势利，心存偏见；由于他不择手段。他这是在干什么？列一张旧书清单？他的才华到底在哪儿呢？好吧，就算他有才，可他并没有好好使用，而是利用来做交易。他的才华从来都不是在于他做了什么，而永远是在于他能够做什么。他另行选择了一种谋生手段，而不是钢笔或铅笔。还有，每当他爱上另外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总是会比上一个女人更有钱，这一点也是很奇怪的，是不是？但是当他不再爱的时候，当他只是在说谎的时候，就像眼下，对眼前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比前面的所有女人都更有钱，要多有钱就有多钱，她曾经有过丈夫和孩子，曾经找过情人后来又对他们生出不满，她深爱着他，把他当一个作家、一个男子汉，当作一个伴侣、一份引以为荣的财产——真奇怪，当他根本不爱她而且是在对她撒谎的时候，为了她花在他身上的钱，他所能给予她的，居然会比他真爱的时候所能给予的更多。

一个人做什么，一定是生来就安排好的，他心想。你谋生的手段，就是你的天赋所在。他一生都在出卖生命力，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当你对情爱看得不太重的时候，就是你把钱看得更重的时候。他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但从来都不愿意写出来，现在也不愿意写。不，他不会写的，虽然这一点很值得一书。

这会儿她已经进入视野了，正穿过旷野向营地走来。她穿着马裤，扛着一支来复枪。两个男仆抬着一只野羊走在她旁边。她依然是个挺好看的女人，身材也很赏心悦目，他心想。她的床上功夫很了不得，也很懂得享受床第之欢；她不漂亮，但他喜欢她的面相。她博览群书，喜欢骑马和射击，当然，她酒喝得太多了。在她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女人时，她就死了丈夫。有一段时间，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两个刚长大的孩子身上，孩子们却并不需要她，还因为他们在他们身边转悠而感到局促不安。她还将心思放在马厩、书本和酒瓶子上。她喜欢在晚